

火凤凰文丛
HUOFENGHUANG

无 声

LengYue
WuSheng
冷月无声

LengYueWuSheng

董玉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Leng Yue
Wu Sheng
冷月无声

Leng Yue Wu Sheng

董玉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月无声 / 董玉泉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1

(火凤凰文丛之一 / 蓝风主编)

ISBN 7-5059-4616-1

I. 冷…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1675 号

书 名	冷月无声(火凤凰文丛之一)
作 者	董玉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萍
责任印制	白 诚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1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6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616-1/I·3598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晨 岚

沧海桑田，风雨春秋，滔滔黄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润泽着中州大地。

偏居中原一隅的南阳是一座文化名城，所辖的山山水水，地域优越，历史悠久。应时而崛起的商埠重镇赊店；天下九州要塞之一的方城，无不蕴涵着河洛文化的豪爽质朴；无不凝聚着荆楚文化的骚雅灵气，交汇相协而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历史的、当代的人才济济，物质的、精神的创建殷实。

有了历史，有了文化，有了中华民族永远引以为骄傲和光荣的一份精神财富。

善待这一份财富，珍视它、爱惜它、宏扬它、发展它，是先人赋予后人的责任。

自觉地负起这责任，让心灵穿越时空去同往昔对话，寻觅、磨洗、辨别、扬弃，吹尽黄沙始得金。需要的是热情，是耐力，是百折不回矢志不改的精神。

《冷月无声》正是这样一项劳动的成果。

作为文学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是非优劣，自有读者评说。

目 录

序	晨 岚
第一章 意外更意外	1
第二章 苦涩的初恋	39
第三章 情爱与性爱	85
第四章 思变闯码头	129
第五章 喜遇惹忧虑	180
第六章 乖舛的命途	227
第七章 走马点火种	252
第八章 沉重的隐情	289
第九章 叠旋的怪圈	341
后 记	380

第一章 意外更意外

1

北京,神秘的北京。保留下古老的庄重,呈现出青春的丰盈。中国首届艺术节汇集全国精粹艺术展现于北京,那亮丽的光环和动人的旋律,使都城更加充满活力,奋进中去迎接新颖。新就是美,美与生俱来,永远与生命同在。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无时无刻不在充实着人的生命,生命植根于丰厚的文化积淀,从积淀中生发出更新更美的人生。历史是一个过程的积累,它积存着芸芸众生命运的重负。艺术的殿堂里在展现着解析着人生命运发展的轨迹。诸多的命运永远陷入玄秘而无法说清。

龙雪白一踏入北京与大脑皮层里的间接取得所积存的印象大不相同,是无限的神秘而更加朦胧。人流中那五光十色的服饰使原来那整齐划一的灰蓝制服大为改观。他是从伏牛山区一个偏僻小县里走出来的,看看自己的一身灰暗苍凉的装束,与北京那亮丽多彩的风韵,是多么的不入时,不协调。由于长期置身在偏远封闭的环境,自己满肚子的知识也相形见绌了。龙雪白是一位剧作者,离戴作家的头衔还有半步之遥。作者、作家虽一字之差,却相去甚远。不过这位从事戏剧创作多年的作者虽没惊世之作,却为戏剧事业的发展写下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农村题材的戏剧,发表的、获奖的也可列出十几部来。说他离作家只差半步,因为来京之前在技术职称评定中,他所申报的二级编剧,据权威人士透露省高评委已经全

票通过，只差正式文件通知和证书尚未到手，即使证书确认，那法定的头衔只是“国家二级编剧”，二级编剧称剧作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但不能自吹自擂，需要社会认可。龙雪白这个准作家虽然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但进京来，恰似刘姥姥进了荣国府，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好奇，惟独他忽视了自己，在艺术人士的群体中是显得那么不合时代的节拍。从服饰式样看，他那深蓝色四个兜的外褂，是中山装的改进与发展，五十年代兴起的这种所谓干部服也辉煌了二三十年，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额外成果——西装领带、真皮茄克怎么相比呢？！那帽盖似的偏分头与那些披肩长发相比，实在是凸现出它的古老。肤色黝黑与白皙相比，他倒占了不小的好处。这种粗黝的皮肤，随着年龄增长，其光滑胀满少有折皱，而白嫩者很快就会皱纹叠起。龙雪白虽已过了不惑之年，看上去还有着三十几岁的神采。一副“国”字形脸庞，浓眉大眼里深藏着刚毅之志、骚豪灵气。虽然穿着显得泥土气息过浓，在变革的新潮中多元并存也无人嗤鼻。龙雪白也敏感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自卑，他认为机会难得，就一心无二用的扑到观摩中，很少左顾右盼，更不去作任何攀比，整天忙于看戏、评戏、参观展览。他就是这样自顾自的生活着。谁知他这种超然出世的平静被一双神秘而又撩人的目光给打乱了。

这双灼人的目光，是龙雪白在不经意中发现的。北京的各大剧场在没开演前，为使金丝绒大幕布色泽艳丽，观众大厅的灯光是自后向前照射。龙雪白这样的人物从没有坐过剧场的中心位置，总是靠边排或偏后座。那双奇异的目光每每自前向后来探视，由于灯光的反射显得格外的明亮。那双深邃的目光并不是散漫无目的在寻找什么，而是直盯盯地对准了龙雪白。一次，两次……多次被注视，龙雪白已感到十分的不自在。他也一反常态不得不留意一下这双惹人目光的主人了。趁着演出的中间休息，龙雪白起身向前走去，当他找准那双怪异目光发射的位置，定神一看，他惊呆了。那个座

位上原来是一位非常时髦靓丽的妙龄女郎。稍加审视,那身穿戴全是西化豪华的现代作派,让这个来自山区的文化人怎么也说不出口的名堂来,项上耳上的佩饰物,一色的价值昂贵的白金加宝石的艺术珍品,挎在手臂置在怀中的那个手提包是十分罕见的鳄鱼皮特制品,价值昂贵是龙雪白从阅读西方小说中所知道的。这一切装束的富有难以估量。无知与愚笨虽不能划等号,可以用相似相近来形容了。龙雪白不懂也就不去过细的强求诠释。对这一女子形象作瞬时的细微观察,这也是作家应具备的特有技能。这个靓女或许是追求女性的本色美,没有作浓脂重彩的描抹,她的自然条件真是太美了,脸形长相可与中央电视一台晚间新闻主持人所谓“国脸”的李修平相媲美。那两道秀眉微微弯曲而修长,末稍不是下弯而是上撩,给人一种女中豪杰的英俊之气。那双不大不小、明亮闪光的眸子,像两颗宝石镶嵌在重叠眼睑和长长黑睫毛相遮的一汪清澈的潭水中。眼珠子的灵活多变,深藏着她的精明和才智,若与其对视一下,真是摄人魂魄。龙雪白间谍似的行为,已被女郎发现,端庄大方的美人并不回避他们二人对视的目光,而是直盯盯地再度审视这位乡土作家。龙雪白反而胆怯了,他很快收起目光顺手摸出手绢儿装模作样地擦眼睛,无非是遮掩而已。乘着无序的人流起着身子向休息厅溜去。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他找到一个座位。刚刚坐下,想平息一下自己的紧张心情,谁知那个女郎也从太平门进入休息室。龙雪白不知哪根神经线起了作用,并未经过更多的思考和斟酌,“忽”的一下急忙起身向盥洗室走去,入了男厕,平静一下脑子里绷得过紧的弦,他才感到此处是无比的安全。他在水池边磨磨蹭蹭地洗了又洗,直到听见剧场内开演的铃声响过一阵后,观众厅灯光已暗,大幕徐徐拉开时,他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其实他这一连串的举动和紧张的心态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对摩登女郎的窥视,并未遭受靓女的跟踪。龙雪白随着人流涌出观众大厅时,女郎是注视了他,但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只是路经休息室快步来到门厅

下,挂了一个电话。女郎究竟有什么事,人们无从知道。龙雪白更是以错觉委屈自己,在不该多停留的地方消磨了透风的大好时机。

龙雪白这种不安宁的心态,无论是在首都剧场、长安大戏院、民族文化宫和吉祥剧院,时不时的都会被那双灼人的目光所触动,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无形力的强大冲击。从年龄差别之大和经济地位之悬殊,真使他不可思议。龙雪白在脑子里划了不少大问号,最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提高警惕,谨防陷阱。

2

又是一个繁忙的夜晚。龙雪白异常兴奋的是,今晚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家们联袂在首都剧场上演的重头戏。对龙雪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他期望已久的想亲眼目睹一下这几位国家级演员演出的有着国际影响的艺术精品。龙雪白为节俭乘车的费用和乘车方便,他买的是月票。这场演出偏偏又放在周末,不用说乘公交车是特别拥挤。龙雪白赶在乘车高峰之前,早早来到了首都剧场门口。因为未到进场时间,他只好在剧场门外的画廊前观看人民艺术剧院重点剧目的舞台剧照。他正在入神之际,从橱窗玻璃上影影绰绰地反射出一个红衣少女的情影,虽然和自己还有一定的距离,龙雪白也没敢冒然回眸去看。他不由自主的神经线又绷得紧紧的,随之而来的是仔细的辨认。心灵眼真的一下认出就是那个使他整日志忑不安的摩登人物。女郎又换了一身朱砂红的连衣裙,在龙雪白的脑子里每次见到这个女孩,服饰从未重复过。他联想到自己冬天一身棉,夏季一身单,哪想到人富了就是这样的生活。女郎开始进入他的视线时,只是任他观察去思考,女郎并未发现他的存在,当女郎看到他时,那双摄人魂魄的目光不再漫视,而是把视觉焦点完全集中到龙雪白身上。从玻璃的反映中二人的眼神相遇了,哪能是简单的相遇,而是无形力的碰撞,在这样的碰撞中激起的是心灵的震颤。龙雪白在恍惚不知所措中畏缩了、退却

了，快步离开了画廊。正好剧院开始进场，龙雪白获救似的大步跨进入场的人群中。究竟女郎什么时间进场，坐在什么位置，龙雪白十分严谨的控制着自己，丝毫也不再窥视的余光去扫描，两眼直直地盯着舞台。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是新编现代戏，不仅戏剧性强，更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剧外人全被剧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起码说龙雪白此时确实把不愉快的事全忘掉了。散场时，当他用手帕擦着湿润的双眼走出剧场时，眼前是华灯一片，北京的夜空是那么的灿烂辉煌。他为了赶 103 路电车，什么也没想就来到位于中国美术馆门前的站牌旁，等候公交车的到来。不多时身旁多了几位看戏的同行者，都是乘这一路电车的。当电车疾速到来时，他第一个登上了车，刚刚坐定，那身火焰似的连衣裙正好站在他的身旁，那是两个人的座位，他只占用一个。女郎彬彬有礼地说：“先生，还有人吗？”

龙雪白抬头一看，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这么巧的又碰在一起，而且身旁又空着一个座位，他听到美人的询问立时惶恐得手足失措，不知该怎么办，又是起身又是点头。女郎感到好笑而又不敢放肆，连说：“请坐，请坐！”

龙雪白脑子里一片木然地坐下，一看空位在里边，又不好意思的自己移坐在里边，腾出外边的座位。女郎大大方方地说了声：“谢谢！”就坐下了。

3

车在行进中。除了售票员负责的报站和安全事宜提示的声音外，车内哑无声息。龙雪白和红衣女郎并排而坐，一时也陷入相对无语的沉默中。这位现代派的女性一切显得无拘无束，龙雪白则完全相反，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使他呼吸有些急促，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矜持、是自重、是拘谨、是紧张，还是惶恐，他完全处在不知所措的境地。红衣女郎对他的注视好像也永无休止。今晚这样的际

遇是巧合还是有意,此时龙雪白的脑子里在翻腾着,如果是偶然的巧遇,他倒可以放松一点;若是女郎攻于心计,有意跟踪,他的神经即时绷得紧紧的,身子不由得向里倾斜再倾斜。不是玻璃窗的隔阻,他可能倾身于车外,有点麻木的手脚不自主的向里移动再移动,手腕已贴着车厢。双目更不敢斜视,低头看着手表上的秒针,感到十分缓慢,他感到时间的难挨,浑身上下,体表内有如芒刺在身,十分的难受。事到极至,不是彻底垮下,就是出现反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龙雪白在极度闷热难耐中激凌凌打了一个寒颤,由烦躁呈现出瞬间的空白,随即冷静下来,脑子里一下子反弹起一个念头:自己即使是一个失败者,但也不能是个懦弱。这是他在阅读桑提阿果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评价中得到的启示,其原意是:“人可不是造出来就要给打垮的,可以消灭一个人,就是打不垮他”。龙雪白从名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不由得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怕她呢,我究竟怕什么,以往对方是盯他看他审视他,他是再二再三的回避,从不敢去正视一下对方。给他留下的仅仅是那俏丽苗条的身材,华贵合身的服饰,和大致的相貌轮廓,完全是一个影幻。眼下近在咫尺,不能不振作精神来审视一下这个使自己像遭了劫难一样的人物。他没敢主动回过头去,仅用斜视的余光像按相机快门一样闪了一下,使他发觉女郎正侧身而坐,整个面部正对着他,又是在大大方方的审视他。龙雪白也不知从哪里爆发出那么大的勇气,就势来个急转身,毫无半点偏斜的两副面孔,一老一少,一黑一白,一张一弛,一呆一活的相向而对。此时,那女郎不惊不慌不愧不羞的报一安详的微笑,也是她获得极大满足的笑。龙雪白像是受到感染一样,也报之一笑,这一笑不仅短暂、勉强,更显得那么僵硬,那么不自然。龙雪白想既是要正面交锋,也就无所畏惧的四目相对。他痛下决心要在女郎的面孔上,更准确地说要从女郎深邃的目光里探寻个究竟,是他难得的第一印象。瞬间他从女郎那柔情绰态中产生一种朦朦胧胧不可名状的感觉,有着似

曾相识之处，究竟在哪个部位，一时也说不上来。他不由坐正身子，紧闭双目，把头仰在靠背上，从繁乱的思绪中怎么也理不出这个熟悉特征应得出的结论。即便十分朦胧，但这一惊异的发现使他紧张的情绪松弛了许多，由恐疑产生了好奇，狠下心来不再谨小慎微，不再躲闪回避。

龙雪白要说的话题还没孕育成熟。那女郎毫不经意地发话了：“今晚这场戏您有何评价？”

龙雪白听到问话慢慢折起身来，心想你个小丫头在我面前逞什么能，我搞戏剧创作几十年，全国性的研讨会学习班参加了多次，你想摸我的底，也没那么容易。又一想此人究竟是华侨，还是那个黄皮肤国度的公民，尚不知底细，还是谨慎为好。龙雪白机敏地以友好的口吻，反问一句：“您说呢？”

红衣女郎明白对方不愿轻易显山露水的心思，就直截了当地：“我不是搞戏剧的，您像是戏剧方面的专家，想听听您的高见。”

龙雪白在冷静的对话中，抓着了迂回的契机，避免自己艺术观的随意渲泄，就着对方刚刚说的话反问道：“您不搞戏剧，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搞什么的？”

红衣女郎：“您不必过于客气，我是个不受约束的人，比较随意，爱有话直说，您要问我搞什么，我确实难以回答，但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爱好比较广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个宝库，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厚重而新颖，仅就历代服饰的发展与变化简直是深奥极了。您说呢？”

红衣女郎在谈话中也很有分寸，并且留有很大的余地。总而言之，都在互探对方的根底。特别是龙雪白有着复杂身世的人走入社会后，为了保全自己就言谈来说，从不让人牵着鼻子走，在一言定罪的阶级斗争年代里，从来是小心一点好，他的习惯总是要绕过对方的问话，去另寻话题，不愿轻易坦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又要巧妙的使对方不能觉察出来。龙雪白爽声一笑：“就从您的穿戴上

我早看出您对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的偏爱，您这件朱红色连衣裙就有着满族旗装的风韵。”

红衣少女腼腆而安稳地报之一微笑：“您的眼力真好，我不是服装设计师，但为了生活的充实，我对服装的传统美和新潮奇葩的发展十分关注。再说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不可能是空穴来风，都有着它扎实的根基。东方与西方都是在自己本民族文化底蕴中吸取其精华而去革新去发展，服饰更不例外。特别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给后人留下的东西太丰厚太宝贵了，所以我这次回国参加艺术节是学习求教而来。”

龙雪白听到“回国”二字，思绪又纷繁复杂了许多，未受意识的驱使，不知是自语还是问话，就脱口而出：“侨民。”

“对。”红衣少女毫不隐讳的紧接上去。

龙雪白：“在海外什么国度？”

红衣少女：“法国。”

龙雪白在深深地思索着：“噢——法国。”

红衣少女质疑地：“怎么？”

龙雪白对法国一词有着特别本能的敏感。虽有着自己的隐私与苦衷，但不敢再去多想就又巧妙地转了话题：“我知道随便问您的姓名，很不礼貌。”

红衣女：“没什么，我复姓东方，单字玉，我叫东方玉。”

龙雪白一时兴奋异常：“好名字，真是个好名字！”

红衣女：“怎么好？”

龙雪白：“您这个姓氏与祖国挂靠得那么紧，又叫玉，太好了。您知道我们汉字简化后的国字改得多么好，国境之内以玉为优啊，您这个东方玉就是国玉，是奇宝啊！”

红衣少女：“让您这么一解，我真不愧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了。咱们谈话这么投机，我还不知先生的大名呢？”

龙雪白听到被问，冷静了片刻，心想既然问了她的姓名，自己

不报家门很不礼貌,也就随口说出:“我姓龙,名雪白。”

红衣少女东方玉听后也异常惊喜地:“龙雪白,龙,中华民族崇拜的图腾,正好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一个龙字道出了您的根基。雪白这名字真好听,以我看您的为人就像雪一样的清白。”

龙雪白惊讶东方玉这个女孩子的智力与巧思,反诘道:“您这是奉承和猜想。”

东方玉:“不,不是猜想,而是我直觉中的第一印象。”

龙雪白:“我真能给您留下这么好的印象?”

东方玉:“我从不以外表论人,您的穿戴是质朴的,您的观摩是认真的,您的智慧全深藏在您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

突然,电车到站的铃声响了。

4

103路电车到站的铃声打断了东方小姐的话。售票员以她那柔而有韵的声音在报站:“西四到了,到站的旅客请下车,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

龙雪白没留意前两个字,因为站站都是雷同性的语言。他只顾品味东方玉对自己的评价是虚意恭维还是真心实意。当售票员二次报站时,龙雪白才听清“西四”两个字,猛地一怔,急声喊到:“别关车门,我要下车。”

售票员十分负责的让人腾出道来。龙雪白起身后慌忙中又想起什么,转身对东方小姐说了句:“对不起,我该下车了。”

龙雪白说出这句话,像是从精神上轻松了许多。匆忙中扔下一句话,从人群的夹缝中挤了下去。下车后刚刚站定,整理一下被人拥挤得折皱的衣服,干咳一声,准备爽快地走去。一抬头又是那么一身烈焰似的连衣裙,煞时弄得他目瞪口呆,多时才醒悟自己的一脸尴尬相,忙掩饰地:“您也住在附近哪!”

东方玉微微一笑没有作答,带有进攻意味地:“天还早着哪,我

能陪您走走吗？”

龙雪白警觉地想，在车上话说得够多了，不过自己回想起来也没跑板的言辞，如果再让她纠缠下去，是福是祸前景难卜，但又推托无词。如果自己下榻的旅馆就在眼前，他完全有理由去拒绝。自己住在双塔旅馆，离西四还有一站多路，他编织假话又不擅长，怎么办？只好顺其自然了。

龙雪白此时没敢把在车上畅谈的情绪带下来，而是一反常态，尽可能保持沉默。倒是东方玉活泼天真，十分自然而随意的打破了这种半僵化的局面。

二人在宽阔的大街上漫步着。东方小姐说话语音在低八度的音域里谈着自己的认知和见解。从中国的绘画、音乐、舞蹈，谈到中国戏曲表演的深奥，从写实艺术又谈到写意艺术以及对西方的影响。这种肩挨肩悄声细语的谈话与来往于街头男男女女的谈情说爱是那么相似，又是那么和谐。至于人们偶而投来好奇的目光，只是因为他们的反差太大了。正如前面所说的从修饰举止到年龄肤色是那么的悬殊，即使被认定为父女关系，那清贫和富有的等级也相距甚远，人们怎能不报之以异议与讥笑呢。龙雪白对行人投来的狐疑神情，心里完全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这样的行动太离谱了，在窘况中始终找不出摆脱的法子。对东方玉的高谈阔论，他只能以“哼……啊……”来表示聆听与尊重。当东方小姐挨得太近时，他就将身子向外撤一撤，这样一撤再撤，当东方玉发现龙雪白在路的边沿无处再撤身子时，不由得暗暗发笑，猛地挽起龙雪白的胳膊，臂挎着臂用力把龙雪白又拉向人行道的中间。东方玉的这一举动使龙雪白的前胸后背热汗横溢。他满想挣脱，但又不能奏效。他十分担心如果动作太离谱，大街上巡警不断，恐怕惹出什么麻烦来。无奈只有强忍着这极大的不自在，顺从地走下去。当他猛然看到自己下榻的旅馆就在眼前时，真像是挣扎在大海中的遇难者见到了救生圈一样，他振作一下精神，装出很坦然的样子说：“东

方小姐,从您的健谈中使我受益匪浅,今晚就到此吧!”

东方玉仍未尽兴,感到突然地:“怎么?”

龙雪白:“已经到了我的住处。”

东方玉抬头观看一番,似乎不可思议地:“怎么,您就住在这里?”

龙雪白点头示意。

东方玉:“这是几星级?”

龙雪白:“它不在级。”

东方玉:“这是个大旅馆吗?怎么是个封闭的筒子楼?”

龙雪白:“您说对了,这原来是一个单位职工用的集体宿舍楼,经过改造后成为一个非常简易的旅馆。”

东方玉:“您为什么住在这里?”

龙雪白:“因为我是来自一个贫困小县,每人每天差旅补贴是有限的,这里一个铺位,每天只收伍元,我已感到支出的紧张了。”

东方玉:“真不可思议,像您这样有水平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待遇?”

龙雪白:“这就是中国在发展中的现状。领导上能让我参加这样国家级的盛会,我已知足了,在食宿上我不计较。”

东方玉:“龙先生,这就是您的可敬之处,我没看错人。”

东方小姐最后一句话,又刺激着了龙雪白的敏感神经,十分的不自在。他深深反复思索着这么一句话,我没看错人,看对了又怎么样,一语泄露天机,她是在物色人,选择人,她到底要干什么,龙雪白再次告诫自己,千万不敢放松警惕。

东方玉不曾留意龙雪白不自在的情绪,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进去看一下龙雪白的住处,被龙雪白婉言拒绝了。东方玉的机智就表现在她的灵活多变上,反应敏捷,对应巧妙。她随手向街的对面一指:“看,那里一家餐馆,看来比较清静,咱们去坐一坐好吗?”

龙雪白对这种不算过分的要求,再拒绝就显得不近人情了,只

好默默地点头应允。

5

二人进了这家极其普通的餐馆。东方玉指着一个有隔断相遮拦的僻静之处，彬彬有礼地向龙雪白谦恭让座。龙雪白稍稍犹豫一下挪了两步站在桌子的一侧。东方小姐很随意的在龙雪白对面落落大方地坐下来。

龙雪白留神一下周围的情况，这个不大的餐厅，有七八张桌子，室内比较空旷，有两三位服务小姐和三四个顾客，其中有一位男士在一起猜枚划拳，声音比较收敛，是有着一定文化教养的人，看面孔比较生疏，他放心了许多。另一个角落处，是一个有着艺术风度的大胡子在独酌自饮。龙雪白细一打量，好像是省城某个剧团的导演，而且决非是似曾相识，而是一张十分熟悉的面孔，不过没有什么交往，起码对方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省的同行。龙雪白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去制造出什么绯闻，万一添枝加叶的在熟人中传开，将如何解脱。他从内心深处告诫自己，此处不能久待，暗暗决定以敷衍应酬在东方小姐的对面坐下来。

服务小姐非常热情地送上菜单，东方玉爽直地：“今天我作东，菜由龙先生来点。”

东方玉让服务员把菜单恭敬地送在龙雪白面前，龙雪白没有推托。他怕过多谦让再惹出过多的接触举动，惟一的愿望就是这样规规矩矩的各坐一方。东方玉看到龙先生对周围的注视和拘谨，对他的心态已有所了解，所以也不过于顽皮地去挑逗他。

龙雪白接过菜单看了多时，海味品鸡鸭肉类的价格有几十元的，十几元的，最少是在五元以上。他简直无法想象，靠微薄工薪生活的人怎么敢涉足于此。他没胆量再看下去，举着菜单想递过去，被东方小姐抬手伸掌很礼貌的示意又推过来。龙雪白无奈又向后翻，翻到最后一页，一看是素食类，价格在三至五元之间，他像获救